

小时候住在岛国的东海岸,出门走十分钟就能看见海。那个年代还有渔民,他们把色彩斑斓的渔获摆在沙地上,进行着毫不积极的买卖。当时我最羡慕的应该就是他们,因为可以每天出发,收获未知。岛上成长的孩子,血液里也流淌着冒险的DNA吧,海岛,被海洋所隔绝,也被莫名的神秘感所包围。岛,是个好看的汉字。你大概也想象到那样的画面,一群鸟在水上飞累了,突然看见一块突出的高地,能让它暂时停止飞翔,降落和歇息。古人见过的画面,今人依旧可见。离家旅行,我知道航行于苍茫的大海中,总能遇见一个岛。

我最早认识的一个岛,是金庸小说里的桃花岛。当岛主或许不是不少人终极的梦想,因此有一阵子世界各地买卖岛屿的消息不绝于耳,拥有私家的碧海蓝天,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神通不可及的吸引力。而顶级度假村总是轻易地选址选在荒岛上,让人尝试当鲁滨逊的快感。后来我才知道桃花岛是小说家虚构的,后来,我在大陆开始了新生活,发现了浙江确实有个桃花岛,

顺理成章似的,这个岛成了金庸武侠电视剧拍摄的外景地,一年一度还会举办金庸武侠文化节。那不办金庸武侠文化节。那不是我寻找的地方。知道得越多,看得更清晰后,会不会就失去了原始的乐趣和天真的想象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实有时候在文字世界里迷路,比身历其境还要精彩。一场场的冒险,总是由看见海的那一刻开始。对15世纪的西方航海者如是,对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也一样。回顾这十几年的旅行,岛无所不在,我总喜欢在马不停蹄的行程中,安插一座碧海蓝天。每一个出发的旅人,都在寻找那个神秘的岛屿。Alex Garland写了一本刻画当代背包客面貌的小说《沙滩》。他笔下的旅行者,在地图上发现了一个被万顷碧波环绕的小岛,无人的沙滩永远不缺灿烂阳光和湛蓝海水。对这群看腻了伟大历史遗址的旅行者来说,这神秘的小岛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但后来,人和人之间的暗涌掀起了惊涛骇浪,美丽的小岛上,灿烂的阳光下隐藏着不住人心的黑暗面。由60年代的在路上到90年代的沙滩,由颠簸颓废的公路到安逸享乐的岛上生活,由广袤无边的内陆到哪里也去不了,哪里也不想去的地方,不同时代的人都在寻找生存的意义,事发现场或许变了,但人们对寻找心灵自由的渴望未曾减少。其实我要到了很多年后才发现,生活并不在远方,而是在你心里某处,

今宵灯谜

林佐明
聘用外籍 CEO
(三字安装术语)
昨日谜面:一经刊用,稿酬从优(京剧)
谜底:《拿高登》
(注:登,登载)

社会方言系指语言或方言的社会变体;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同一语言或方言社团里某些群体所使用的特殊词语和语言表达方式,如阶级习惯语、行业语、不同阶层人群的特殊语言风格和专用词语。社会方言不同于地域方言,它没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基础词汇和语法结构,因此不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

法国中世纪的丐帮语是欧洲较早和较有影响的社会方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业语不断产生和繁荣。旧时中国各类商铺及行号均有自己的行话。

卖菜的有切口:常青(白菜)、白条(萝卜)、紫条(茄子)、闭翼(卷心菜)……山货店称竹笋为“钻天”、称马鞭笋为“地蛇”、称笋干为“蛇干”、称冬笋为“泥尖”。枇杷叫“黄袍加身”、将山货贩卖给山货行的人被称为“里山客人”。典当业最喜欢用别称作行话:穿心(马甲)、叉开(裤子)、大毛(狐皮或貂皮之类的皮货)、小毛(羊皮衣服)、幌子(长衫)、软货龙(银子)、硬货龙(金子)、遮头(帽子)、踢土(鞋子)、四平(桌子)、安身(椅子)、彩牌子(古画)、墨牌子(古书)。连货物较为单纯的香烛店也有很多业内语:牛头(檀香)、石叶(芸香)、通宵(二斤重的蜡烛,意为可燃一个通宵)、斤通(一斤重的蜡烛)、夜半光(十二两重的蜡烛)、状元红(矮而粗的半斤重蜡烛)、大四支(四两重的蜡烛)、小四支(三两左右的蜡烛)、开花(二两重的蜡烛)、三拜(最小之蜡烛,比喻三拜后蜡便燃尽)、斗光(最大号的蜡烛)、线柱(线香)……唱弹词也有行话:弹词艺人称柳叶生,正角谓上档,配角谓下

找一个岛

(新加坡)叶孝忠

每个那个神秘的岛屿。Alex Garland写了一本刻画当代背包客面貌的小说《沙滩》。他笔下的旅行者,在地图上发现了一个被万顷碧波环绕的小岛,无人的沙滩永远不缺灿烂阳光和湛蓝海水。对这群看腻了伟大历史遗址的旅行者来说,这神秘的小岛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但后来,人和人之间的暗涌掀起了惊涛骇浪,美丽的小岛上,灿烂的阳光下隐藏着不住人心的黑暗面。由60年代的在路上到90年代的沙滩,由颠簸颓废的公路到安逸享乐的岛上生活,由广袤无边的内陆到哪里也去不了,哪里也不想去的地方,不同时代的人都在寻找生存的意义,事发现场或许变了,但人们对寻找心灵自由的渴望未曾减少。其实我要到了很多年后才发现,生活并不在远方,而是在你心里某处,



黄帝像 (白描) 戴敦邦

那里没人,所以安静。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岛上,更准确地说,在东帝汶东边的一个无人岛上。船夫把我扔下,两个小时后再来接我,蔚蓝的海洋和水下的蓝色宫殿,把我和眼前的主岛隔离开来,整个小岛上就让我一个人放肆。我游了泳,吃了点自备的干粮,然后拿出笔记本,在椰影下写起字来,我已经很多没有用纸张和笔写文章了,因此突然觉得十分新奇。一笔一划后一个字出现了,字成了词,词构成了句子。这样的过程不就像是由一座岛跳到另外一个岛的旅行吗?每一个字都是一座让重重碧蓝所包围的孤岛,有自己的季节和风雨,但同时的,它们不只是孤岛,它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字和字连接后就产生了意义,遗世孤立却又紧紧相依。安稳的工作,无疑是一座让人能歇息养生的岛,但休息够了,也就是够了。离开了东帝汶之后,我毅然辞掉了令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又回到了一点也不稳定的自由工作。我知道自己热爱的不只是一个岛而已,而是由一个岛出发到另外一个岛的过程。看见山头上停泊着的鸟,古人造出了岛字,反映出人类对安稳的想象,但他看见的那个画面是否就是全貌,过不久,有人扇了扇羽翼,等风降落后,再次蠢蠢欲动地出发。岛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或目的地,而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靛蓝岛屿》这本书是写给另外一个爱上岛屿的旅行者的。相信有那么一天,你也能找到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停下的小岛,又或者你也许已经在不断的寻找中找到了。

自我设定了一些规制,去寻找所谓成功的路径,是一种盲人摸象,也是另一种自我圈禁。

成功,不会没有一点规律,也不能太在乎规律,寻找成功,就是在规律与非规律间摸索前行。

明人名言微语录

关于成功

安谅

自我设定了一些规制,去寻找所谓成功的路径,是一种盲人摸象,也是另一种自我圈禁。成功,不会没有一点规律,也不能太在乎规律,寻找成功,就是在规律与非规律间摸索前行。

规律是在行进之中摸索出的;起步时设定的规律,只是一种虚拟。成功有共性,但一定也会有差异。个性中不忘共性,共性中也得把握好个性。起步时就不舍所谓的安全感,最终也把握不住真正的成就和归属感。追求成功需要一种定力,拥有这种定力,哪怕花枝垂委于地,哪怕草木暂时萎靡,也终会支撑起一片傲人天地。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姨终于进城了。因为老姨家拆迁,得到了一笔钱。老姨的儿子儿媳,早就求老两口来城里享福,可是他们住不惯城里,也闲不住,一直没来。这次,是政府替他们做了决定。妈妈打电话嘱咐我:“如果你有空就多陪陪你老姨,她喜欢你,对你最好,你小时候许多小衣服、小棉鞋都是她一针一线做的。”我小时候穿过的东西,穿小了,就给了亲戚家的小妹妹们,现在家里唯一有一只坐垫是老姨的手艺,是用碎布拼成的,做工精细,谁见到谁都夸好看。

周末,我陪老姨去逛商场的日用品区,老姨看了每件东西,都会唠叨一会,说还是乡里集上卖的东西便宜,这里的东,贵得都不靠谱。走到卖婚庆用品的地方,红红火火的摊位引起了老姨的兴趣。老姨看

我很相信“贵人相助”。譬如,我和我的小学校长萨锡玉在一个甲子后的喜相逢就是“夜光杯”促成的。

事情还得从话说起:三月中旬,我的那篇《我在报上见到了萨校长》在“夜光杯”上刊出了,四月底,晚报编辑裴璐转来了萨校长寻找我的一张明信片,希望“夜光杯”提供我的联系方式,并附上她自己的住址和电话。我的喜悦难以言说。接明信片的当晚,我拨通了其所留的电话。电话里,老校长激动地告诉我:“我已经去派出所找过你了,他们没有你现在的信息,我打算明天再到街道办事处请求帮忙寻你呢……”

一甲子后喜相逢

桑胜月

没想到老校长如此急切地寻旧时的学生,我的感动溢满心头。紧接着的两周里,她连着给我两三个电话,94岁的老校长说她的过去,问我的现状,亲切得如同母亲。我不能让一个高龄老人如此牵挂我。我决计让女儿陪着一起去拜望她。我惊奇地发现,我与萨锡玉校长的住地仅隔四站路,然而咫尺之路的行走竟花费了整整一个甲子!

“90后”的老校长一头银发,七旬多的“小学生”我也已皱纹满脸,这是岁月留下的刻痕。当年的我十来岁,她三四十岁,我们彼此从风华正茂走向了落日余晖!我俩怎不激动?我们执手相看,极力寻找遥远而模糊的身影,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娇小干练、魅力四射的她,从眼睛

里,从微笑里,从她的旧相册里……我们刚一见面,她就坐上了琴凳,呼唤她地区合唱团的学生来高歌一曲,说是给我的见面礼!看到老校长的手指那么娴熟地在黑白键上滑动,我知道老师依然健康,依然思维敏捷,依然热爱音乐,这正是我最愿意看到的!

一个甲子的别后情都浓缩在一个多小时的里:萨校长是印尼归侨,13个兄弟姊妹全出生在印尼。她家系音乐世家,她在我就读的远东小学也兼任音乐教师,远东小学收归国有后,她回了原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被贺绿汀任命为音乐附小的校长,一做就是八年。她的女儿女婿都是音乐才俊。她同为音乐工作者的丈夫在抗日年代投笔从戎,是位可敬的老革命,如今卧病医院,萨校长时常去探望。

看望了高寿的校长,了解了她经历的不凡以及今天的幸福,心里温暖了、妥帖了、放心了。我想说,谢谢“夜光杯”,是你玉成了我们师生迟到了一个甲子的喜相逢!

其实,早在新民晚报于1994年11月美国版创刊不久,远在美国的学生张九安读到我在新民晚报上的小文,就写信给报社找到了我。

真是幸运,从学生寻觅老师,至老师寻觅学生,两桩美事都系于新民晚报,这情感我取记心头,这缘分我珍惜永远!

我们刚一见面,她就坐上了琴凳,呼唤她地区合唱团的学生来高歌一曲,说是给我的见面礼!看到老校长的手指那么娴熟地在黑白键上滑动,我知道老师依然健康,依然思维敏捷,依然热爱音乐,这正是我最愿意看到的!

一个甲子的别后情都浓缩在一个多小时的里:萨校长是印尼归侨,13个兄弟姊妹全出生在印尼。她家系音乐世家,她在我就读的远东小学也兼任音乐教师,远东小学收归国有后,她回了原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被贺绿汀任命为音乐附小的校长,一做就是八年。她的女儿女婿都是音乐才俊。她同为音乐工作者的丈夫在抗日年代投笔从戎,是位可敬的老革命,如今卧病医院,萨校长时常去探望。

看望了高寿的校长,了解了她经历的不凡以及今天的幸福,心里温暖了、妥帖了、放心了。我想说,谢谢“夜光杯”,是你玉成了我们师生迟到了一个甲子的喜相逢!

其实,早在新民晚报于1994年11月美国版创刊不久,远在美国的学生张九安读到我在新民晚报上的小文,就写信给报社找到了我。

真是幸运,从学生寻觅老师,至老师寻觅学生,两桩美事都系于新民晚报,这情感我取记心头,这缘分我珍惜永远!

友人说起从日本初回老家时的一次购物经历:在大商厦里买了一件风衣,母亲问价格,1200。老太太问:你还价了吗?他不解:还价?大商厦也可以还价?第二天,老太太把风衣包裹好去了商厦,找到同样的风衣,砍到7折抹去零头,800成交。营业员开票,老太太说且慢,我儿子昨天买了,你退我400吧。直到楼层经理出面,老太太最终得胜而归。

友人在国外久不了解国情了。在日本,商品明码实价,税收多少或免税都标得清清楚楚,不带议价。其实我们从前也是明码实价,上海的商品特有信誉,从来没听说这台缝纫机打个8折,这件呢大衣打对折。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议价之风在很多地方蔓延开来,买东西必定要问:打下多少?最低价多少?一声不响照牌价付款的,营业员也要笑你傻瓜了。

如此以往,“打折”之风变了味儿:先把价格抬到“虚高”,然后再来号称“打折”,一上一下,价格没变,却多了一番心理学上的“博弈”,消费者因此会觉得赚到便宜了,买起来更乐意吧?然而,不谈消费者心里自有“一分钱钱一分货”,对你的商品自会有一定的正确预估,从行为本身而言,这样的打折,本质上无异于变相的“欺骗”!

商家缺少一个“诚”字,消费者也对商家不信任,认为你的商品就不值你标的这个价,就有了一种怕吃亏的习惯性思维。出国经常被导游特别关照,这个地方购物不议价,不要被人笑话了。而国外有些针对中国人的商店,为照顾国人的购物心态,竟也跟着学会了先抬价再discount(打折)。反正雇了中国营业员,让你们自己去“侃”。可是,这一幕看了心里是啥滋味?

这样的打折之风何时能收敛?真心希望商厦买卖能早日回归实价。

友人说起从日本初回老家时的一次购物经历:在大商厦里买了一件风衣,母亲问价格,1200。老太太问:你还价了吗?他不解:还价?大商厦也可以还价?第二天,老太太把风衣包裹好去了商厦,找到同样的风衣,砍到7折抹去零头,800成交。营业员开票,老太太说且慢,我儿子昨天买了,你退我400吧。直到楼层经理出面,老太太最终得胜而归。

友人在国外久不了解国情了。在日本,商品明码实价,税收多少或免税都标得清清楚楚,不带议价。其实我们从前也是明码实价,上海的商品特有信誉,从来没听说这台缝纫机打个8折,这件呢大衣打对折。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议价之风在很多地方蔓延开来,买东西必定要问:打下多少?最低价多少?一声不响照牌价付款的,营业员也要笑你傻瓜了。

如此以往,“打折”之风变了味儿:先把价格抬到“虚高”,然后再来号称“打折”,一上一下,价格没变,却多了一番心理学上的“博弈”,消费者因此会觉得赚到便宜了,买起来更乐意吧?然而,不谈消费者心里自有“一分钱钱一分货”,对你的商品自会有一定的正确预估,从行为本身而言,这样的打折,本质上无异于变相的“欺骗”!

商家缺少一个“诚”字,消费者也对商家不信任,认为你的商品就不值你标的这个价,就有了一种怕吃亏的习惯性思维。出国经常被导游特别关照,这个地方购物不议价,不要被人笑话了。而国外有些针对中国人的商店,为照顾国人的购物心态,竟也跟着学会了先抬价再discount(打折)。反正雇了中国营业员,让你们自己去“侃”。可是,这一幕看了心里是啥滋味?

这样的打折之风何时能收敛?真心希望商厦买卖能早日回归实价。

虚假「打折」该收敛

平志君

